

「宗教與文學」專輯導言

A Brief Introduction

李 爽 學*

宗教與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向來就不是一個冷門的範疇，在芝加哥大學神學院，還可稱之為「學系」，此前更是文學院比較文學系的重點研究方向之一。即使在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文學與宗教研究也曾風光一時，是好幾位同仁的看家本領，在中港臺或日本都卓有聲譽。不過我這次重為馮婦，致力於本專輯的編選，倒沒有門戶之見，凡是好文，《漢學研究》都儘可能公開園地，供同好耕耘。我們收到的稿件不少，篇篇都具重量，篇篇當然也經嚴格審查；專輯中的十篇鴻文，便是這千錘百鍊後的碩果。

如果從宗教的角度看這十篇論文，則佛教地位崇隆，占四篇，不愧為中國宗教之首。其次是道教，本土宗教稱第一，也有其半，觀之不失洋洋。最後才是晚近入華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占其二，基督教亦占其一，所涉文學，迄今俱「餘音裊裊」。總之，這個專輯大約可以反映中國古來宗教的發展，稱之為具體而微的宗教文學史簡論，應不為過。

這十篇論文，有透過比較而仔細分析者，談《佛般泥洹經》一文即屬之，也是正式的佛傳文學的論述。我們所收，也有因通俗文學而走向《金剛般若經》者，可見譯經與創作的融和。此外，本輯中也不乏大眾化得一如《梁皇寶卷》的析論，幾乎是從主題學的角度深探此書如何演變成我們今天可見的形式。佛教文學的最後一篇，談的是錢謙益《列朝詩集》中詩僧觀的變化。錢謙益曾以「妖」字詬病「三峰之禪」；作者從《列朝詩

* 作者係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Li Sher-shiueh,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集》中，卻發現這位明清之際的大學問家對禪門之見有其轉變軌轍，討論來因此意識明確，而筆底精金美玉，無一又不可為學術論文攻錯的對象。

和道教有關的三文中，《周氏冥通記》有日記，有剪裁與拼貼等文學行為，論文的作者因而就陶弘景追憶其弟子周子良的日常生活下手，看周氏如何藉之證道了道。「文學行為」在《周氏冥通記》中包含諸多文體與修辭手法，作者寫來令人激賞。明代是中國小說枝茂花開的時代，四大奇書之外，也有不少中篇小說浮現，《巫山奇遇》和《天緣奇遇》是以「艷情」聞名的重要之作。但小說所以證成其身，卻是由主角天啓神授、成仙了道而得。撰者指出，小說中的「艷情」與明朝的建立，俱因上述超自然現象而互相接納。此中洞見，唯作者可鑿，可鑑。討論《西遊記》一文，談的雖是佛門中的取經五聖，真正的重點卻在五聖故事如何挪用道教資源，尤關我們閱讀時時常略過的取經行中的護法。此文應為作者另一名文的續篇，不過下筆寫來卓見頻頻，不遜上篇。名家高手，果然。

即使我們連唐代的景教也含括在內，基督宗教入華的歷史仍然要瞠乎佛道之後。景教文學，世之專擅者有限，但研究羅馬天主教的中文文學者已日益增多。明清之際，吳漁山可自行閱讀拉丁文；他除了擅長繪畫，為清初八大家之一外，又精於作詩填詞和譜曲。漁山是天主教第一位華人司鐸，宗教信仰令他筆下生成某種中國傳統所無的抒情體調，本輯中有專文論述，可見時代變遷的印記。天主教和基督教不同之處頗多，馬利亞崇拜即為其一，天主教世界的名例不少，我們幸而有專文從圖像史與文本史一探十七世紀來華的馬利亞圖像及其相關文本的跨國跨洲的流傳史，讀來有益，而其中精微，何止「佩服」二字可表心跡。和馬利亞圖像的研究工程一樣鉅大的，是和合本《聖經》和中國現代詩聯繫之緊的現象，以及此一現象在研究上的難度。我們幸而再有專文從冰心、周作人，以及穆旦等人的詩作中窮究官話和合本《聖經》和中國新詩的聯繫，觀察之敏銳令人心折，而下筆入木三分，又是一絕。類此內容的詳述，因為文章都已收集在本輯之中，覆案即得，茲不再贅。

人類有史以來，每以文學謳歌所宗之教，或因宗教及其儀式之需而撰述文學。彼此犄角既成，難免「唇亡齒寒」，二分不得。這種關係，遠者

在華可溯及《詩經》的〈雅〉與〈頌〉：宗廟中鐘鼓齊鳴，其聲悠揚。在西方，則荷馬及其約略同時的其他史詩詩人，無不因農事、戰史與地方崇拜而令鬼神出，讓地面上人類的征戰化為天神棋盤上的離離棋子。和荷馬同時——或許更早——的另一波文學展現，是猶太教徒的表現。他們早已藉文學筆法和想像，開始開天闢地，創造屬於自己的經典。「欲知造化會元功」，我們當須一顧相關人類想像的研究，本輯或可承先啓後，舉辦一場小而美的「宗教與文學」結合為一的跨學科盛宴！